

# 在龚滩读《豹迹》

□戚玉龙



每个人都有过比恒河沙数还多的影子。这是巫鸿先生在《豹迹》自序的开篇。

这句话可以说是本书的核心，影子与记忆，构成了一个人的思想哲学。对更为开放和自由的记忆写作的追求上，巫鸿先生不去命名回忆录，而把他称作“与记忆有关”。

在艺术板块，豹迹的文字，让我重新认知了汉语的写作，是大于文学之上的记忆重构。

巫鸿先生的考察过程，让我对照了龚滩古镇的易地搬迁。在乌江岸上，有一座古镇，历经千年，有太多的个人记忆，家族记忆，集体记忆。

吾生也晚矣，从零星的碎片化记忆

中打捞出我的经验记忆，从而完成了我记忆中的龚滩。

回望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吴冠中先生乘船来到龚滩，用画笔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老龚滩，悬挂在乌江岸上的吊脚楼群，沉寂在旧时光里的石板街。遗忘之前，他用水墨语言重构了老街记忆，给我们留下了一组唐街、宋城的印记。他在黑白灰色调中，重构了峡江人家，爷爷奶奶的家。

时间再倒回去十年，古镇移了新址，换了旧貌，在两公里外的江滩重构了一条石板街，一座老龚滩。

九年前，我初次到这座新建的老街，龚滩的印记，从吴老的话语中得以呈现，我对照着老街的画作，开启了我的记忆

重构。

历经八年，收集淘捡了数不尽的老物件，史料，手稿，照片，从一间木楼上构建起老龚滩的文化气息，从书屋的格局中，重构文脉。

深夜读闲书，对应着巫鸿先生谈到的基督的血迹，玛利亚的泪滴。

生活的记忆，发现北京，写到他的少年时代，那是一个回不去的时光，但记忆愈加清晰，他试图用文字重构，还原那个场地的记忆，以及书的记忆和记忆中的读书。

在我年少的时光里，书的记忆总是停留在借与抄，剪报与拼图，传说与故事。

我的读书记忆，要从中学开始，从仄逼的小屋里借得几本旧书，视若珍宝。回到宿舍挑灯夜谈，还要用笔记本抄录一遍，方可归还，也不敢逾期，怕扣除了仅有的几角钱押金。

在龚滩的读书记忆，要从收集整理老街史料，吴冠中先生史料，鲁迅作品为

主，直到系统性地梳理盟史手稿，我的阅读经验才趋于完善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阅读经验。

在人的记忆中，巫鸿先生写及不少忘年交，当然也谈到了木心先生。我在图书馆时，看陈丹青推荐木心，才真正了解到木心，后来作了系统阅读和解读。

龚滩，自然要谈及吴冠中先生。

我在古镇，首先倡导从吴老切入，龚滩的艺术才会有渊源。

这样的书写，就是通过艺术家本身的记忆，来构成全新的文化记忆，我从吴冠中纪念馆开启了吴冠中作品研究，形式美的学习，从而完成了艺术龚滩的底色。

兴趣从不来自公认的地位和价值，而在于与自己内心的直觉默契。

我的读书记忆，就是源于从小的阅读兴趣，我的这种直觉默契，也就是形式美的记忆重构。

在龚滩读《豹迹》，更多的是对自我的记忆重构，从而完成了老龚滩的文化重塑。

## 张家湾的黄昏

□石胜元

黄昏，霞光抛撒  
云朵在天边金黄

倚立张家湾农家阁楼  
流动的风，吻了脸  
激动的树枝之间，沙沙作响  
从叶片咽喉里发出

你听，一阵阵——  
音符随节拍跳跃  
翻  
滚  
一只画眉，张开翅膀  
向着高地飞翔，婉转的歌声  
在山林间，清脆悠扬……

## 粉笔十四行

□路相彩

形销骨立，自始而终不说一句话  
全部语言浇铸成三寸长的几何体

气质内敛沉静，在黑色界面  
用一生阅历阐述朴素而真实的情意

肢体摩擦蜕变成微尘，于是成就一段  
或横或纵的仪式，灵魂便攀爬在黑板上

藏不住万千私语，骨髓里储满智慧  
立体书页上读不出一个语法和修辞

起笔和收笔之间，就完成向迟暮转场  
字符只剩下一枚小小顿号

前后茬话题可以无缝焊接  
履历上堆满粉末，体形渐次压缩至最小化

不曾署名入住历史，毕生业绩  
轻轻一抹就干干净净，仅留下残骸满地

## “这个教练挺专业”

□酉阳民族小学校四年级九班石栋天

这几天连续高温，热得我恨不得泡在水里。今天，爸爸妈妈决定带我们去游泳，我和思妍姐姐兴奋得一蹦三尺高。

经过 20 多分钟的车程，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——龙潭网红桥。一座拱形的石桥下，一条清澈无污染的小溪欢快地唱着歌儿，阳光在浪尖上跳跃，水花在人丛中绽放。人们游动着，嬉笑着，打闹着，无比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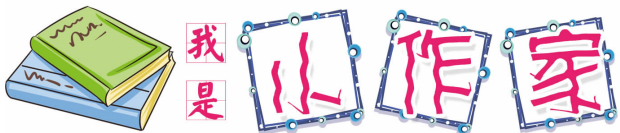
这么美丽的地方，要是能来一个自由泳或者蛙泳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我和思妍姐姐迫不及待地换上泳衣，戴好泳镜，光着小脚丫走在石滩上，兴致勃勃朝着小溪奔去。我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水里，自由自在地游动着，炎热带来的烦恼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猛一回头，只见思妍姐姐手上戴着臂浮圈，小心翼翼地用脚试着水的深浅。我笑着大声说：“脱下臂浮圈来这边，我教你憋气。”她看了看臂浮圈，犹豫起来：“我怕！”“姐姐，这里水浅，尽管往前面走，没有问题的！况且有我爸妈在呢！”我安慰道，“学游泳，憋气是最基本的，学会憋气就不怕水了。”我做了一个示范，然后按照教练教我的方法教起来：“深呼吸，头沉到水里，憋气！”没多久，姐姐猛地仰起头，像小鸭子似的拼命甩着头上的水，还直咳嗽。“我刚学时比你狼狈多了，一定不要放弃。”我继续指挥起来，“深呼吸，憋一口气，再沉下去，憋气，多保持一会儿。”“抬头，换气！记住，换气时脚不要沾地……”

思妍姐姐跟着我的指挥认真地反复地练习，终于学会了憋气。接着，我开始教她蛙泳。先教手的姿势——双手并拢往前伸，然后手掌朝外向两边划水。再教她配合上脚的动作，记住“蹬、收、伸、并”四字诀。她很快就能划个两三下了。

妈妈看着我们认真的样子，调侃道：“东东毛这个教练还挺专业的嘛。”我拍了拍胸脯，笑道：“那是必须的！”“人家思妍也很有悟性！”爸爸补充道。一阵欢笑声和着溪水流动的声音，特别悦耳！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让我更加卖力地教着姐姐……

(指导教师:冉春华)



# 龙潭古镇有位志愿小哥

□杨登山

今年 9 月，我们山东省东营市参加中组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“组团式”帮扶酉阳的老专家、教师们到龙潭古镇参观。进入古镇后，一位青年指导我们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完成一系列查验手续，然后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古镇旅游路线图。后来我们知道这位“龙潭古镇志愿小哥”名叫陈潇，当地人，20 岁，做导游志愿服务已经多年了。

在参观过程中，陈潇一路陪伴，他热情地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介绍这里的红色文化，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工作经历。陈潇的热情、淳朴、阳光和对家乡的爱，使我们印象深刻。

龙潭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。据传，“龙潭”，是因伏龙山下有东西两个状如“龙眼”的余水洞常年积水成潭，古镇自“龙眼”之间穿过，因而得名。龙潭古镇有记载的历史已有 2200 多年。古镇现存 1.4 平方公里的明清建筑群，3 公里的石板街上古老的海生物化石若隐若现，50 多座土家吊脚楼、街上林立的店铺、相互连通的巷道、壁垒森严的封火墙、古朴幽静的四合院，组成重庆市保存最完好、规模最大的古镇。

龙潭古镇也是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，曾养育了赵世炎、王剑虹、刘仁等一大批仁人志士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里 90 岁以上的老人很多，老人见了我们都很热情，给我们指点参访的



龙潭古镇吴家院子。

景点，给我们介绍龙潭的历史和人物。作为土生土长的龙潭人，陈潇很好地传承了龙潭人的品质和精神。

陈潇是一个很励志的小哥。他在读小学六年级时，因发烧治疗不及时，引发结核性脑膜炎和肾炎，父母带着他辗转于各个医院，才被抢救回来。此后几年，他接受了持续而漫长的治疗。为了支付高昂的医药费，父母把房子卖了，把地卖了，好心人纷纷为他捐款，直到他 16 岁左右，花去了巨额医疗费后，才康复。

陈潇心怀感恩，病愈后，他想方设法

地回报家乡和帮助、关心过他的好心人。他告诉我们：“因为我得过重病，家里也没钱了，经济状况不太好，不能给别人物质上的帮助。但我妈妈会足底按摩，我就跟她学了一些按摩手法，去村里的老人院给老人们按摩。”

14 岁时，陈潇返校重读六年级。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他接触了“导游讲解”，慢慢地，他喜欢上了这份“工作”，常常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到古镇为游客义务讲解。后来，他入读重庆市大渡口旅游职业学校时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旅游专业，毕

业之后回到家乡入职龙潭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并加入了龙潭镇志愿者协会。

陈潇能歌善舞，经常到老人院给老人们表演。他还开设了抖音直播账号，经常通过短视频、直播等宣传龙潭古镇。2021 年春节，他作为领舞带着龙潭镇的阿姨们登上了本地的春晚舞台。“家乡龙潭的春晚，给自己加油！”陈潇在朋友圈这样说。

每每讲起自己的导游志愿服务，陈潇都很自豪。他对这里的一房一户、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，带着游客穿梭在古镇的一楼一巷，如数家珍。特别是赵世炎烈士的事迹，他每次都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讲解的。他说：“虽然这些故事讲了很多遍，但每一遍我都是怀着无比敬重的心情在讲解。每当讲到赵家九兄妹都选择投身革命，为革命而牺牲时，我内心十分激动。”

陈潇，淳朴可爱、乐观开朗、勤奋好学、阳光向上、尽职尽责、热心奉献，从他身上，我们看到了龙潭历史文化的传承、红色基因的继承。如今，乡村振兴宏图徐徐展开，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“正能量”青年。

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走出大山，出去长见识、长才干，学有所长；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学成后，能够像陈潇一样，回到家乡，报效家乡。